

# 杜勃罗留波夫的政治观点

〔苏联〕Ф·М·布尔拉茨基著

DUBOLUOLIUBOFU  
DEZHENGZHI  
GUANDIAN

译者序

D097124

82378

D675/66  
杜勃罗留波夫的政治观点

〔苏联〕Φ. M. 布尔拉茨基 著

南致善 南顿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2年·北京

Ф. М. Бурлац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ВЗГЛЯДЫ

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Юридической П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 1954

根据苏联国家法律书籍出版社 1954 年版译出

DÙ BÓ LUO LIÚ BÓ FÜ DE ZHÈNGZHÌ GUĀNDIĀN

杜勃罗留波夫的政治观点

〔苏联〕 ф. м. бурлацкий 著

南致善 南顿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三河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996-0/D · 71

1992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01千

印数 0-1650 册 印张 8 1/4

定价：3.70 元

## 译者的话

杜勃罗留波夫是 19 世纪中期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作家、政论家和文艺批评家。当时的俄国，农奴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封建专制制度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沙皇反动政府、农奴主和自由派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企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俄国思想界，以拉季谢夫、别林斯基、赫尔岑等革命知识分子为代表人物；形成了一个以解放农奴和推翻专制制度为宗旨的革命民主主义派别。作为革命民主主义派坚定一员的杜勃罗留波夫冲破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写下许多富有才华的光辉政论文章，同沙皇反动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自由派分子展开了有关俄国命运和前途的大论战，促进了俄国舆论界的思想大解放，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扫除了障碍，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诞生之前的思想界的先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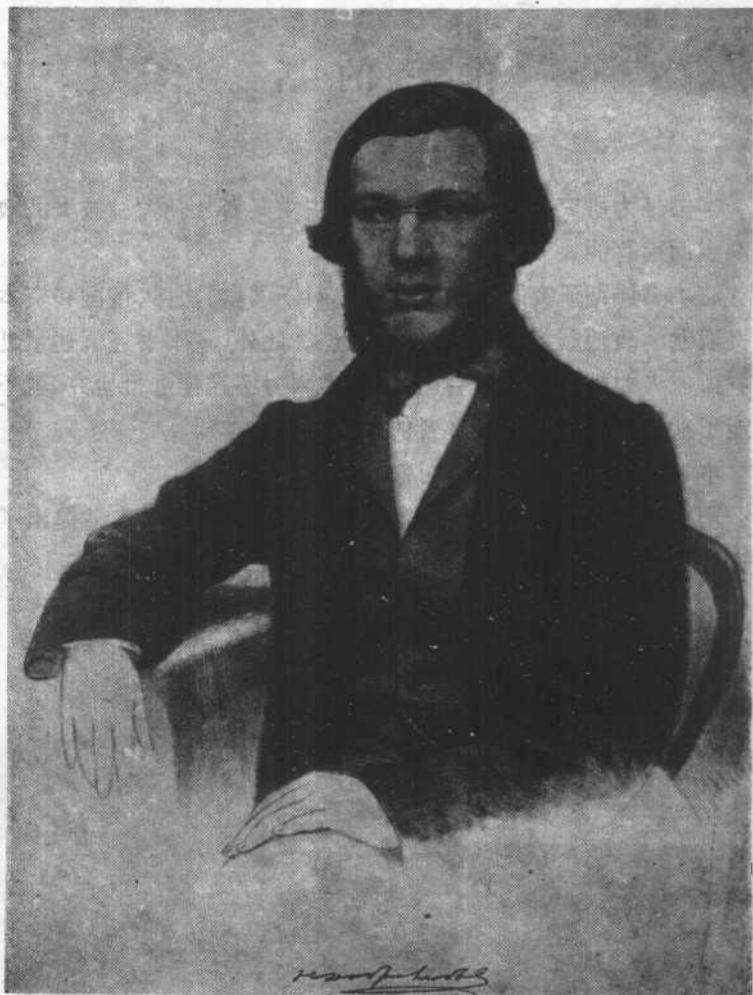
杜勃罗留波夫年仅 25 岁便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在留下的大量充满革命激情的有价值的著述中，阐明了自己进步的哲学观点、社会学观点、国家与法律观点；揭穿了西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虚伪；热情歌颂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并且表明了对未来理想社会制度与国体的看法。

长期以来，在我国读者中，杜勃罗留波夫只是以一位杰出的俄国文艺批评家而享有盛名，对于他的政治、法律观点却知之甚少。经过本书编者把他散见于各篇政论文章中的这方面的思想集中起来，就可以使读者看出他作为一位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的全貌。这本书无论对于全面研究杜勃罗留波夫的生平和思想，也无论对于研究俄国 19 世纪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1990 年 1 月 9 日

# 目 录

|  |            |
|--|------------|
| 作者的话.....                              | 2          |
| <b>第一章 19世纪中叶的俄国。杜勃罗留波夫世界观的形成.....</b> | <b>3</b>   |
| <b>第二章 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观点。国家与法 .....</b>       | <b>66</b>  |
| <b>第三章 反对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斗争 .....</b>         | <b>96</b>  |
| <b>第四章 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b>        | <b>142</b> |
| <b>第五章 革命宣传与反对自由派的斗争.....</b>          | <b>177</b> |
| <b>第六章 对未来社会制度和国体的看法.....</b>          | <b>225</b> |
| <b>第七章 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b>              | <b>244</b> |
| <b>结束语.....</b>                        | <b>258</b> |



H. A. 杜勃罗留波夫像

## 作者的话

本书是为研究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杜勃罗留波夫的政治观点而编写的。

这本书详细研究了杜勃罗留波夫对于国家、法律、俄国和资本主义西欧的政治制度、未来国体的观点。此外，这本书还阐述了杜勃罗留波夫的社会观和社会主义观点，因为不这样进行研究，就不可能了解这位伟大民主主义者的政治见解的本质。

本书以各界广大读者为对象。

历史学博士科兹明、历史学副博士塔拉卡诺夫对本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特此致谢。

作者

# 第一章 19世纪中叶的俄国。杜勃罗留波夫世界观的形成

## 1

19世纪中叶，封建农奴制在俄国居统治地位；封建农奴制的基础是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农奴制的特点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它需要把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分配给直接生产者并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因为如果不这样，就无法保证地主获得劳动力。这种经济制度的条件，是农民个人对地主的依附。

封建农奴制作为经济制度，其后果是：生产技术极端落后、因循守旧。这是因为土地由农民耕种，而他们却是饥寒交迫、无人身自由、愚昧无知。农民并不关心地主的经济，所以农奴的劳动生产率非常低。农奴经济的闭关自守和农民的被迫劳动，不可能广泛使用机器来改进农业生产技术。这种情况影响了农作物的产量：俄国在欧洲各国中，是农作物产量落后的国家之一。同时，以销售为目的的农产品产量，却要逐年增加。但是，地主经济非常低的劳动生产率，却与所生产的产品成本成反比。因此，一些小规模的地主经济经不起竞争而遭到破产。商品关系毕竟日益控制了地主经济，从而导致地主经济逐渐从内部瓦解。

地主试图以加紧对农民的剥削来摆脱困境。地主增加了农民的劳役日的天数，缩减了农民的耕地。这种做法，在19世纪上半期是很有代表性的。然而，这促使农户趋于破产。

由于农奴是用自己的工具在地主的土地上进行劳动的，所以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影响了农奴主经济的生产率。地主无法提高农奴的劳动生产率，便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农民对日益加重的剥削和压迫的回答是：自发地起来反抗地主，动摇封建制度。

这一切都表明，农奴制已经成为国家农业发展的桎梏；它还表明：不废除农奴制，要提高农业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产量及其商品率，都是不可能的。

在俄国，资本主义方式日益发展起来了，工业发展速度增长了。如果说，1804 年加工工业共有 2,399 个作坊和工厂，那么，1860 年就增到了 15,338 个作坊和工厂。如果说，1804 年加工工业共有 95,200 名工人，那么，1860 年就达到了 565,100 名工人。铁路建设发展了。1804 年俄国还没有铁路，而 1860 年铁路长度共计 1,626 公里。俄国对外贸易额大幅度地增长了。1804 年俄国出口商品额为 5,900 万卢布，1860 年则达到 18,140 万卢布。

以雇佣自由劳动者为基础的棉纺织工业的发展速度特别快。在 1804 年至 1860 年期间，棉纺织工业的工人人数，由 8,000 人增至 152,000 人。在各生产部门，雇佣自由劳动者的生产率和强迫劳动者的生产率对照表，指明雇佣自由劳动者的生产率要高得多。例如，以雇佣自由劳动为基础的毛纺织和麻纺织工业企业一个工人的年生产量比以农奴劳动为基础的企业高出一倍多，而在棉纺织工业企业里则高出两倍多。

同时，以强迫劳动为基础的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如黑色冶金工业，则经历了一段停滞时期。在 18 世纪，俄国黑色冶金工业的生铁熔量居世界首位，而到了 1860 年，生铁产量却比英国低百分之九十。

在此期间，俄国工业中只有以雇佣自由劳动为基础的部门才显得兴旺发达。至于一些主要工业部门，不是发展极为缓慢，就是

裹足不前。

由此可见，俄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导致了生产力和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尖锐矛盾，因为封建主义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俄国经济发展的全部进程，促使了农奴制的灭亡。统治了许多世纪的农奴制经历了深刻的危机。

俄国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在于维持它的封建特权。在此情况下，这个阶级便竭力巩固封建主义及其支柱——专制制度。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统治时期的特征是：这个阶级试图用一切手段保住自己的地位。被俄国1825年第一次革命行动吓破了胆的尼古拉一世政府，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镇压一切生气勃勃、积极进步的事物，建立残酷无情的官僚军事秩序，培植恭顺服从、口是心非和奴颜婢膝思想等方面。

尼古拉一世为了同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进行较量，把本来已够庞大的警察官僚机构扩大到更大的规模。

按照杜勃罗留波夫一针见血的说法，沙皇制度就是实行“军事专制”<sup>①</sup>，就是把暴力和专横跋扈、宪兵独裁和苦役般的西伯利亚矿场、监狱刑讯室和绞架视同法律。沙皇政府认为，对自由的一丝一毫的让步，都是对政权的削弱和可耻的姑息。

尼古拉一世虽然认识到农奴制是俄国工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但是，他没有决心进行任何重大的和深刻的变革。他违反历史进程，力求巩固农奴制。

沙皇政府拼命反对在俄国普及教育。新颁布的书报检查法象铁锁一般紧紧控制了出版物。凡是“有议论陛下的政治意图”的任

---

<sup>①</sup> 参阅《杜勃罗留波夫全集》，第4卷，第448页。如果没有特别注释的话，这段引文及其后的引文，均出自列别杰夫·波利扬斯基主编的《杜勃罗留波夫全集》，苏联国家出版社1936—1941年版。——编者

何文章，一律予以取缔。杜勃罗留波夫后来曾以厌恶、憎恨的心情谈到的某些作家（如格烈奇、布尔加林等），都是在第三厅<sup>①</sup>任职的。

沙皇政府大臣乌瓦罗夫郑重宣布了官方炮制的“人民性”理论，它的基础就是所谓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不可动摇性。所有的中学、大学都宣扬了这一理论，从教堂的讲坛上也听到了这种说教，在卖身投靠的布尔加林、格烈奇之流的作品里，也反映了这种理论，以波果丁、舍维廖夫两教授为代表的一伙人，自愿充当了这一理论的鼓吹者。官方炮制的这一“理论”，把“巩固的”、“安宁的”俄国同“造反的、腐朽的西方”对立起来了。这一理论，同克瓦斯爱国主义<sup>②</sup>融为一体。杜勃罗留波夫后来曾对克瓦斯爱国主义做了毁灭性批判。

沙皇政府面对革命，战战兢兢地意识到“合法政权有被骚乱颠覆”的危险，于是开始对欧洲进行武装干涉。沙皇军队于1849年开进匈牙利，把匈牙利革命者的起义镇压在血泊中。

列宁论述了这一时期的特点：“半世纪以前，俄国一直牢固地保持了世界宪兵的荣誉。我国专制政府在上一世纪做了不少的事情，来支持欧洲任何的反动派，甚至公开用武力镇压邻国的革命运动。”<sup>③</sup>

沙皇政府不仅竭力防止“革命瘟疫”在俄国蔓延，而且竭力阻止它侵入欧洲。沙皇政府充当了世界宪兵的卑鄙龌龊的角色。

---

① 第三厅是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机关。——译注

② 克瓦斯是俄国人喜欢饮用的以面包或水果发酵后制成的清凉饮料。克瓦斯爱国主义是指一部分俄国人崇拜自己国家的一切（包括落后的风习），而对外国的一切（包括进步事物）则盲目加以排斥。克瓦斯爱国主义实际上是狭隘庸俗的爱国主义。——译注

③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428页。

然而，历史进程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人们已经日益清楚地感觉到农奴制的危机以及对俄国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坚决实行改革的必要性，特别是在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期间，这一点已经暴露无遗了。战争是沙皇俄国落后状况的明显例证，它暴露了封建经济制度的腐败、国家机器的不健全和贪官污吏的横行霸道，暴露了军队技术装备的落后和军官的无能。战争后果产生的一种决定性因素是：人民群众对战争极其厌恶。虽然俄国人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得异常英勇，但是，封建主义俄国同资本主义欧洲相冲突，不能不使俄国以失败告终。这是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的失败，是专制政权的失败。

俄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缺陷暴露出来了，战争把封建农奴制坚不可摧的神话吹得烟消云散，同时，战争也提出了废除封建制度和改变俄国国体的问题。赫尔岑对这个时期的描述，反映了俄国先进人物的心情和愿望：“遍体鳞伤的塞瓦斯托波尔的士兵，犹如花岗岩一般坚强，使自己的力量经受了考验。他还能象过去那样任人用棍棒来敲打自己的脊背吗？被征从军的农民，也能象来自里海岸边、守卫现在波罗的海海疆的牧民骑士那样，安安稳稳地回去服劳役，并隐没在家乡的草原上吗？彼得堡会眼巴巴地坐视英国舰队吗？恐怕不会吧。一切都在运动，一切都受到震荡而紧张起来……，难道受到极大冲击的国家，还要沉睡下去吗？！”<sup>①</sup>

杜勃罗留波夫在他的日记里表明了民主派对战争的态度：“任何人都不希望发生战争。”<sup>②</sup> 在此之前不久，杜勃罗留波夫编辑的校刊《消息》指出：“在这方面我们受骗了，俄国在这场战争中，特别清楚地向人们表明了——幸好，它自己也开始意识到——直至现

---

① 《赫尔岑全集》，第8卷，彼得堡1919年版，第170页。

② 《杜勃罗留波夫全集》，第5卷，第413页。

在它还是愚蠢的，尤其它的政府部门更是如此。这一点，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呢？”<sup>①</sup>

反农奴制的情绪在当时已深入到俄国广大的知识界去了。

俄国著名史学家索洛维约夫就是一例。就其政治信仰而言，他是一个极其温和的人；但是，他对各种人民运动的畏惧，往往甚于对农奴制的憎恶；因而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只有灾难，也就是不幸的战争，才能带来普渡众生的转变。”<sup>②</sup>

战争结束前，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波澜壮阔地发展起来：骚乱的次数总在增加。据伊格纳托维奇统计，在尼古拉一世（1826—1834年）统治的头九年间，曾发生 87 次农民骚乱，在第二个十年（1835—1844 年）间曾达到 160 次，而在 1845—1854 年的十年间，则达到 303 次。<sup>③</sup>

沙皇政府在农奴制面临危机的情况下，被迫准备实行农民改革。

在巴黎和约缔结以后不久，亚历山大二世在对莫斯科首席贵族做训谕（1856 年 3 月 30 日）时宣称：“先生们，从上面实行解放要比等待下面要求解放好得多。”<sup>④</sup>

1857 年 1 月，成立了秘密委员会。它面临一项范围极其狭窄的任务：“改善依附于地主的农民的生活”。

1857 年 11 月 20 日，颁布了亚历山大二世下达给维尔纳省省长纳济莫夫的诏书。这是沙皇政府对废除农奴制问题的第一次公开表态。这次表态，不仅没有提到根本改变农民地位的问题，相反，

---

① 《杜勃罗留波夫全集》，第 4 卷，第 436 页。

② 《索洛维约夫回忆录》——《普罗米修斯》图书出版社出版，第 150 页。

③ 伊格纳托维奇：《依附于地主的农民解放前夕》，莫斯科 1910 年版，第 258 页。

④ 《俄国农奴制及 2 月 19 日改革》，莫斯科 1911 年版，第 242 页。（可参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17 卷“‘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一文。——译注）

却强调了改革不应破坏现存的地主庄园经济制度。根据这纸诏书，规定将全部土地划归地主所有。

然而，这种改革并不是农民所期望的。在此期间，农民运动不仅没有象资产阶级史学家们所断言的那样削弱下去，反而日益壮大起来了。

50年代末，农民的经济地位急剧恶化了。农奴经济的普遍危机、代价昂贵的历次战役，都成了压在农民肩上的沉重负担。代役租加重了，因为没有完成“规定的劳务”被地主处以残酷的惩罚，捐税负担增加了。连年的歉收，更是火上浇油。

根据第三厅提供的材料来看，在准备改革时期农民运动不断发生。1858年，发生86起农民骚乱事件，1859年发生90起，而1860年则达108起。个别恐怖事件也增加了。在两年（1858—1859年）内，农民打死了27名地主、管家、监工，同时，还发生了30起杀人未遂事件。

沙皇诏书的颁布，引起农民议论纷纷。使农民感到不安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

十二月党人亚库什金同农民交往甚密，经常和他们谈心。请听他是怎样述说农民的希望和夙愿的：“在农民当中，大部分议论集中于这一点：土地将是我们的。他们说，‘上帝亲手创造了土地，老爷们不会干庄稼活，他们眼瞅着土地，又有什么办法耕耘呢？’”<sup>①</sup>

酒类专卖使农民遭到了破产，他们反对酒类专卖的运动（1859年）足以说明问题。

这个运动席卷了俄国大部分地区。农民在米尔大会上一致商量好：要集体地抵制酒类专卖，对于违反这项决议的人，处以罚款甚至体罚。

---

<sup>①</sup> 莫罗霍韦茨：《1861年的农民改革》，莫斯科1937年版，第77页。

在许多地方，农民不仅仅进行抵制，而且开始捣毁酒店。在数月之内，捣毁了 200 家酒店。例如，从宪兵头目 1859 年的报告来看，在奔萨省，几个星期内就有 50 家酒店被捣毁，地方官吏和村长遭到凌辱和殴打；在伊萨村，一个军官被打伤，在特罗伊茨村，手持棍棒的人群袭击了开赴现场的军队。

军队进驻了发生骚乱的地方。亚基莫维奇将军率领军队进驻奔萨省，托尔斯泰将军率领军队进驻坦波夫省，中将拉德任斯基率领军队进驻萨马拉省。他们逮捕了肇事者并将其送交法院审理。

国内局势日趋紧张了。

在 1859—1861 年间，俄国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人民群众已不愿意象以前那样生活了，因而为建立新秩序而进行了斗争。农奴主再也不能象往日那样发号施令，无力制止广大农民展开的运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次事件具有重大意义。马克思在 1860 年 1 月致恩格斯的信里说：“据我看来，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最大的事件，一方面是由于布朗的死而展开的美国的奴隶运动，另一方面是俄国的奴隶运动。”<sup>①</sup>

农民在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反对农奴主的斗争中，必然要踏上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革命道路。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将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也将保证无产阶级的迅速壮大。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农民最有利也最无痛苦的发展道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为首的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是农民革命的思想家、农民利益的捍卫者。

俄国在 19 世纪 60 年代所走的另一条道路，是缓慢而痛苦地改造陈旧的封建经济，长期保存农奴制关系残余。地主们拼死拼活地抓住这条道路不放：尽可能多多保全他们享有的封建权利和特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30 卷，第 6—7 页。

权。他们与自由派狼狈为奸，对革命力量开始猛烈反扑。地主和自由派阵营的代表人物，坚决主张实行不会伤害统治阶级利益的循序渐进的改革。

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迫使专制政府不得不解放农奴。同时，政府为保护地主的利益更是费尽了心机。

1861年2月19日，通过了《关于解除农民奴隶地位的法令》。但改革丝毫也没有使农民感到满意，因为他们获得“自由”时已被抢劫一空；从土地上解放农民原来就是这样！

农民只是暂时使用份地，但份地并不归他们所有。在农民和地主订立赎身契约以前，他们继续负担缴纳给地主的贡税（代役租和工役租），仍然是“临时农奴”。保留贡税意味着半封建的奴隶制还要继续维持下去。

政府已经准备应付大规模的骚乱。在《法令》颁布前夕，沙皇将领统率的军队已被派往各地。政府授予他们制止各种“不守秩序、不服从和不驯顺”行为的全权。刺刀、赤身鞭打和子弹强化了所谓的“自由”。

受骗的农民很长时期不肯相信《法令》宣布的是“真正的自由”，他们认为“自由”是遥遥无期的，所以拒绝签订契约。

在所有各省几乎都发生了骚乱。在1861年骚乱波及了1,176个庄园，军队曾开进337个庄园，有140人被打死和受伤而死，有170人被打伤。

在奔萨省和喀山省发生的骚乱最为严重。农民安东·彼得罗夫在喀山省斯帕斯基县别兹德纳村领导了暴动。他看过了《法令》并从中“发现了”给予农民以真正自由的规定，但是，地主对此似乎秘而不宣。不久，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代表开始迅速地聚集到彼得罗夫那里，请他对《法令》做出他们所盼望的那种解释。沙皇政府派阿普拉克辛伯爵指挥的士兵驻进别兹德纳村，农民拒绝把彼得罗

夫交出来，于是那些士兵向手无寸铁的农民开了枪。据官方统计，当时曾打死打伤 128 人。农民眼看着安东·彼得罗夫被士兵枪毙了。

同时，在心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当中，也展开了这场运动。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正确地评论改革是对农民的欺骗。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在《同时代人》杂志对农奴主的改革保持缄默，以此向沙皇政府挑战。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致地主的农民》的传单，公开号召举行起义。赫尔岑和奥格辽夫严厉批判了改革，揭露了沙皇及其暴吏的欺骗，并号召农民为争取自身的解放去进行革命斗争。

在 1861 年 6 月，出现了传单《大俄罗斯人》，它是由一个叫做“大俄罗斯人”的秘密小组散发的。传单呼吁政府把划出来的地段<sup>①</sup>和收获的粮食退还给农民，否则，在俄罗斯将发生农民的流血暴动。

在 1861 年 9 月，出现了《致年轻一代》的传单，它是由同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有密切关系的米哈伊洛夫和舍尔古诺夫写的。这张传单公开号召进行革命，以选举产生的政权取代专制政府。

大学生扎伊奇涅夫斯基因在农民中间进行革命宣传、号召他们为夺回自己的土地而开展反抗地主的斗争，于 1861 年 6 月被捕。传单《年轻的俄罗斯》是他拟就的。传单里说：“俄国正在进入它存在的革命时期。”

严重的骚乱也在大学生们中间发生了。他们同大学的官僚制度、反动教授、警察当局展开了斗争。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喀山大学发生的事件。在那里，大学生们为在别兹德纳村蒙难的农

---

① 1861 年俄国解放农奴时，地主不给农民耕种的地段。——译注